

江漢魚歌

里長

著



北京出版社印行

上海出版公司
文教部

書籍出借記錄

日期 借閱人



1. 連性命都不要了，還
怕髒了衣服？



2. 春花偕漁郎到漢川
救父，擊退賊船。



3. 夜戰場
4. 春花待父歸來。



「江漢漁歌」故事

距今約七百九十年前，金主亮發女真，契丹，奚三部兵馬二十四萬，中原「漢兒」及渤海軍十五萬，號稱六十萬，大舉南侵；一由揚州窺建康，一由荊襄犯江夏（武漢）；重兵既圍安陸，遊騎亟圖漢川，江夏危急！

當時都昌人曹彥約（字簡甫）適由湖南調來，代攝漢陽太守，知郡兵寡弱，難當大敵，力排奸諭，搜訪民間豪傑；得許高，一打鐵匠人，使總民兵，守漢陽城，輸軍實，防奸宄；趙觀，一窮秀才，愛結漁民，事母以孝聞，使領五百騎防南河水道；戴仲昇，原洞庭楊么舊部，材武有勇力，使將宣撫司軍，渡江劫金人砦。

有漁民阮復成，嘗從宗澤與金人戰。澤死，携其愛女春花隱於江湖，打漁為生，曾擒一奸細，解送彥約。彥約見其愛國忠誠，老而彌篤，勇力亦未稍衰，因命其結江漢漁戶，助官軍殺賊，趙觀復授以方略。漁民間有報國機會，莫不振奮！

許高既奉命，多方募捐助餉，他自己也捐出家傳寶劍。以出身鐵匠，不廢其業，連夜與其妻鍛鍊刀箭，作諸王兵表率。

戴仲昇別妻赴敵，與甥芳合，由漢江上遊入漢川，逼近敵砦，探知敵左右先鋒，一李成，漢人，一張鍊，兀朮蓋哥，素驕橫，與李成不和，因用奇計，使相鬥。仲昇突入敵陣，斬銀珠。金帥驚呼，發卒以援宋，亦斬成。仲昇退戰，中流矢殉國。

仲昇將死，作血書，託副將劉芳寄彥約。劉芳殺出重圍，至江邊，無舟不得渡。適阮復成單舸探敵，因接芳登舟，被敵將發見，追至中流。方危急間，春花駕舟迎父，射敵將落水，因得脫。

先是，趙觀母有弟二順，出外多年，其妻子在家賴觀資助，得免凍餒。某日，二順忽歸里以金百兩贈其姐，要她勸趙觀閉戶讀書不問國事，謂金兵來當不相犯。趙母嚴詞拒斥，並呼街隣「拿賊」！以是被二順所殺，觀女小娟亦不免。二順臨走，置趙觀掛劍。觀疑其母學王陵母所爲，以死堅其志，大慟。及見劍上無血痕，又母素愛小娟，疑有別故。幸街隣擒二順至，觀手刃之。

方阮（復成）劉（芳）偕返南河，江北岸仲昇殘部，會合汾汊湖何魯部，與敵殊死戰。火光照江面盡赤。彥約分別令趙觀死守南河，復成領漁民忠義軍燒敵戰船。劉芳繞至敵後會合何魯部擾敵退路。

彥約雖悲仲昇之死，而謂曾有人告以仲昇乃楊么餘黨，未可重用；楊么勾結金人，今仲昇能忠勇死國事，足以證其無云。阮復成力爭：「楊么亦是忠勇之士，曾殺金使約與宋共拒外寇，且除貪污，均貧富，與人民一體」，阮復成的說法當然不能被彥約接受，軍事倥偬，復成也未便多說，但與其愛女在江邊步行中，頗吐露苦悶，他說：這是古話說的「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後來曹彥約在湖南擒斬暴動農民首領李元勛等，正可見彥約當時雖較開明，基本上仍是當時統治者的忠實的爪牙）。

漁民對戰陣雖非素習，但一旦覺悟提高，經號令約束，又有英明指揮，遂成抗敵勁旅。那晚江雲如墨、南風大起，火箭火桶，大顯威力，敵艦次第受創。撤離喝攻南河，以十倍之衆圍趙觀

軍。總悉力防守，終不退。及許嘉軍至，合力夾擊，斬撤離喝。

蒲魯喝以小舟逃歸北岸，敵大營已被我焚破。再逃至府河口，扼於何魯幾不免。及抵安陸，該城先一日已被民軍恢復。時金主亮犯采石亦爲虞允文所破，亮死於軍中，金軍慘敗北歸。

當金兵北潰，民軍凱旋歸來，彥約迎候城邊，一一舉酒慰勞，歌頌父老功德。何魯拱手別去。阮復成父女亦逃席登舟，見戰後長江，餘火未熄，屍體漂流，有敵有友，父女不勝嘆息。春花說：「且喜江山依舊，當仍結網捕魚換美酒以娛老子。」復成却說：「強寇未滅，小朝廷偷安江南不足有爲。當以此次經驗，廣結民間力量，力圖恢復。」這樣談着他們父女的小舟就在紅日初上，江風猶腥的時候，掛起小白帆向他們柳林茅屋駛去。

江漢漁歌

3

阮春花：（唱）老爹爹，你把那、雄心壓下，漢江頭、權把網撒。

（白）：爹呀，我說你年紀雖然老了，氣力可還沒有老。你看周家叔叔比你年紀小得多，撒網可早就撒不開噃。

阮復成：（慨然地）想當年爲父跟隨宗澤宗老元帥和金兵打仗的時節，誰不恭維我的力氣大，如今一轉眼就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爲父兩鬢如霜，老了、不中用了。（不覺彈淚）

阮春花：爹呀，倘若金兵殺到我們這兒來，您還能打仗嗎？

阮復成：（強）怎麼！兒問倘若金兵殺來了麼？

阮春花：正是。

阮復成：有道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當年宗老元帥至死不忘國事，他在鎮江病死的時節，還大呼三聲『過河殺賊』。爲父雖然老了，也是宗老元帥的好部下。

自幼奔走江湖，廣交豪傑，無非想有了機會，拚了這幾根老骨頭把敵人趕出中國。兒啊！
（唱）：老馬猶有千里志，烈士豈無報國心？倘若金兵來犯境，拚着我這幾根老骨頭要
掃滅敵人。（起網介）（白）：好大的鯉魚！

阮春花：唷！真的金黃黃的，活潑潑的，養起來咱們自個吃吧。

阮復成：看你今天又餓起來了！可知道兵禍連年，捐多稅重，種地的無有飯吃，織布的無有衣穿

，我們打魚的也難得有鮮魚吃。這尾鯉魚還得拿去換些銀錢，也好繳納魚稅吓。

阮春花：是。女兒知道了。

阮復成：（急慰之）不必難過，待爲父再撒幾網，有了多的鮮魚，你我父女飽餐一頓。春風大起，我兒張起帆來。

阮春花：遵命。

（唱）：春風大起江波濺，張起帆來把網投。但願得將魚兒換來美酒，也好讓白髮人略解煩愁。（鄰舟載逃難客人走過）

（白）：爹呀。你看這幾天搬家的可多喎。

船夫：坐好了，人太多了，當心掉到江裏去。

阮復成：（招手）喂。張太公，你們那裏去吓？

船夫：我們是替提刑千戶邵老爺運行李下鄉吓。

阮復成：這幾天外面消息怎麼樣了？

船夫：不大好。聽說金兵就要來了。你們有女兒的也得早做準備。（下）

阮復成：幾日不到街上去，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

（趙觀上）

趙觀：喂，船夫，渡我過江。

阮春花：爹爹岸上有人叫咱們哩。

阮復成：那個？

阮春花：爹啊，您看這位可不是在廟裏講話的趙先生麼？

阮復成：哎呀，不是他是那個！待我叫他一聲，那位可是趙先生嗎？

趙觀：正是，爲何認識趙某？

阮復成：趙先生您忘懷了，那日您在龍王廟給我們漁民說話，老朽父女也在場聽講的呀。

趙觀：原來如此，請問老丈高姓大名？

阮復成：老朽阮復成。

趙觀：原來是阮老丈。久聞阮老丈是個百戰英雄，隱於漁家，在下多有失敬了。

阮復成：好說。

趙觀：在下有要事過江，可肯相渡否？

阮復成：就請趙先生上船。（趙觀上船介）我兒開船。

阮春花：遵命。（一面搖櫓）趙先生換了衣服，我們認也認不真了。

阮復成：趙先生到縣裏拜客去麼？

趙觀：太守曹大人有書帖相邀，特去晉謁。

阮復成：太守曹大人邀趙先生過衙，一定是要趙先生去做官吧。

趙觀：那裏是要我去做官，分明是要我去殺賊吓。

阮復成：但不知殺的什麼賊？

趙觀：怎麼老丈還不知道麼？如今金兵又分兩路殺來了。一路由揚州犯我建康，一路攻我荊襄，直窺江漢。前鋒打到我們安陸來了。

阮復成：哦，原來金寇又這樣的猖獗！

趙觀：金邦自海陵嗣位，侵略南方就更加急迫了。

阮春花：趙先生倘若金兵殺到咱們這兒來，我們還能在此打漁嗎？

趙觀：哎呀小姑娘吓！想那金寇狼子野心，所到之處燒殺淫掠無所不爲。任意霸佔我們田地江河，還要我們做他們的牛馬奴隸，供他們享受。

阮春花：如此爹爹如何是好哇？

阮復成：爲父有意將你送到親戚家中暫避一時。

趙觀：是啊，小姑娘們還是避一避的好。

阮春花：可是我不願意離開爹爹，我願意跟隨爹爹一同殺賊。

阮復成：咳，你只會打漁，又不會打仗吓。

阮春花：爹爹吓。

（唱）：老爹爹把話錯來講，女兒我也有那烈士心腸。賊兵來決不許一人漏網，叫他們認識我江漢漁娘。

阮復成：好哇。

（唱）：難得是我的兒有此志量，父女們要落一個千古名揚。

趙觀：（唱）賢父女說此話豪情萬丈，看起來漢陽城穩若金湯。

阮復成：（白）趙先生到了。

趙觀：噃呀，說話之間就到了南岸了。這是我的船錢。

阮復成：趙先生太看不起我們父女了。

趙觀：如此改日登門叩拜，但不知府上在那裏？

阮復成：趙先生請看！那沙洲之上、柳林之下，晒着漁網的，就是寒家。

趙觀：阮老丈金兵犯境，漢陽危在旦夕。府尹曹大人訪求本地賢士，意欲推薦老英雄，不知可

願出山否？

阮復成：老朽我嗎。哈……做官麼，是老了，殺賊麼，還不老！

趙觀：好，告辭了。（趙上岸介）

阮春花：（同）趙先生慢走。（阮笑介）

阮復成：（唱）好一個趙先生心懷闊達，他也會訪豪傑奔走天涯。每日裏在廟中諄諄講話，叫我

們做一個愛國的漁家。我的兒快開船。回轉家下。（朱小二內叫：「船家」）

（接唱）：江岸上又來了個叫船的娃娃。

朱小二：船家快渡我過江。

阮復成：喫！今天怎麼都照顧上我來了！朋友，這是漁船不是渡船。你要渡江到那邊渡口叫渡船去罷。

朱小二：金兵快要殺來了。渡船上搬家的行李擁擠不堪。恐誤大事。快快渡我過江，多多給你船錢就是。

阮復成：我們不要船錢，我們是打漁的。

朱小二：既是漁船，爲什麼方才又替人家擺渡呢？

阮復成：方才那是我的朋友吓。

朱小二：有道是『四海之內，皆爲朋友』，渡得他，爲何渡不得我呢？

阮復成：這話說的不錯。有道是：『四海之內，皆爲朋友』，渡得他，怎麼渡不得你？好，我姓阮的
一生最愛交朋友，就交了你這個朋友吧。朋友請上船。（朱上船）春兒開船，張起帆來！

阮春花：遵命。

（唱流水）自幼兒水上做生涯，打網行船是慣家。莫笑我破爛的藍布大褂，可憐我八歲
上無有媽。每日裏在江頭倒也瀟洒，也不耕，也不織，祇網魚蝦。那怕他江中波浪大，
祇把這舵兒穩穩拿。到晚來自送那，紅日西下，清晨起，觀不盡，江上朝霞。似這等錦
山河美麗如畫，怎肯讓禽獸兵擾亂中華？扯起了風帆，快如走馬。（跑圓場）又祇見江
岸上酒旗斜。

阮春花：（白）到了。（朱小二呆視春花）

阮復成：喂，朋友到了。（朱一驚）

朱小二：怎麼？就到了？那有這麼快吓？

阮復成（不耐）：順風張帆，船行如箭，怎麼不快？

朱小二：待我取些銀兩。

(阮復成鄙視)

阮復成：原說的是交朋友，誰要你的銀兩。快快上去吧。

朱小二：既然不要船錢，就送給小姑娘你買花戴吧。

阮春花：謝謝你，我不要買花戴。

朱小二：不要嫌少，祇要你父女識時務的話，將來總有受不盡的榮華，享不盡的……

阮復成：老朽不懂你的话，太以囉嗦了。收拾你的銀兩下船去吧？

朱小二：如此，再見了，(對春花)小姑娘再見了。

阮春花：去你的吧！

(朱上岸，向春花做鬼臉下)

阮復成：這才是不達時務的東西。

阮春花：爹爹你來看，那是什麼東西，圓溜溜的？

阮復成：原來是一顆藥丸。(拾起)不免叫他回來，交還於他。

阮春花：且慢。爹吓，給我看一看。(接過)噯呀，爹呀。這不是藥丸，這是一顆臘丸。

阮復成：(驚)怎麼是一顆臘丸麼？

阮春花：正是。

阮復成：如今兩國交兵，奸細們慣用臘丸傳遞消息，不可大意，拿來我看。(接過劈開)『完顏

軍師密鑒，刻下中國朝廷，雖派曹彥約代理漢陽太守，兼管軍務。祇是軍力單薄，不滿

兩千，趁此悉力攻之，不難一鼓而下。外附兵力分配圖一幅，——黃拜。」

阮春花：噯呀，爹吓！這豈不是奸細的密報嗎？

阮復成：正是。

阮春花：就該告訴官府知道才是。

(急止之)

阮復成：噓！你看那賊慌慌張張的跑來了。想是來取這頤臘丸來了。讓他上船，我兒速速開船，拿下這無恥的賊子，方消我心頭之恨。

阮春花：孩兒曉得。(朱急上)

朱小二：船家等一等。

阮復成：朋友你爲何去而復返呢？

朱小二：我掉了一樣東西了。

阮復成：什麼東西？

朱小二：讓我我自己上船來找吧。

阮復成：好，請上船。

朱小二：(將上船，急停) 噗呀想是掉在路上了。待我到路上找去。

阮春花：什麼東西，可是一顆圓溜溜的東西？

朱小二：正是，小姑娘可曾看見？

阮春花：我彷彿看見一下，瞧，不是在這兒？

朱小二：在哪兒？

阮春花：在這兒。（朱上船，春花急開船）

朱小二：我還沒有上岸，怎麼把船就給撐開了。快快送我上岸。

阮復成：朋友別上岸了，隨我到漢陽府去走一遭吧。

朱小二：原來你這老東西偷了我的丸子。老爺與你誓不兩立！（拔刀）

阮復成：賊子大膽！（舉槳一打、春花從後捉住奸細。）我兒張起帆來！

阮春花：遵命！（圓場下）

○ 第三場

（四龍套、兩衙役、中軍引曹彥約上引）

曹彥約：將寡兵單，保名城，無限艱難；古來屠狗有奇男，合漁樵，重整江山。

（詩）龜蛇雲氣高，江漢捲寒濤。此間多俊杰，誰與賦同袍？

（白）：下官曹彥約，金主亮統兵六十萬分兩路大舉南犯，一路犯我建康，一路向我江夏進攻。想這江夏三鎮乃天下中心，兵家必爭之地。下官奉令鎮守漢陽，自當竭忠盡智，保衛疆土，怎奈兵微將寡，調度爲難。古人云：「惟楚多材」，也曾打聽得本地賢士多人，分別請來議事。周立！

中軍：在。

曹彥約：命你請許，趙，黨諸位賢士，可曾請到？

衙役：趙觀，許高，黨仲昇三位賢士，在外等候多時了。

曹彥約：爲何不早來告知？

衙役：小的時才稟報黃師爺了。黃師爺說：『賢士之中出身不一，大人若輕於延攬，有許多不便。』

曹彥約：（想了一想）請黃師爺！

中軍：請黃師爺。

黃秋水：（上念）『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見曹）參見大人。

曹彥約：秋水兄少禮請坐。

黃秋水：（坐）謝坐。

曹彥約：請來幾位本賢地士，秋水兄不讓接待，不知有何高見？

黃秋水：怎敢不讓他們與大人相見？只是他們人品不一：以小弟所知，像那位黨仲昇黨賢士，據說是洞庭楊幺餘黨。自從岳元師剿平了洞庭反寇，他們懼罪，逃到咱們湖北來了，汨汨湖的水益何魯，就跟他常有往來。還有那位許高賢士據說是個打鐵的匠人出身。這些江湖悍匪，市井小民，叫別人見見也就罷了。大人親自接待，不僅有失國家大員的身份，（走至曹身邊）給臨安知道了，恐有大大的不便。

曹彥約：唔。只是那趙觀賢士乃是一位有名的孝子，難道也不應該接待麼？

黃秋水：趙觀雖有孝子之名，只是他出身秀才，却不肯研究明心見性之學，反去弄槍使棒，終日跟那些漁戶混在一道，有人說他『居心叵測』，小弟也會見他在龍王廟壁上題詩，有一廟堂皆肉食，忠義問漁樵』之句，頗有不臣之意。大人應該留心一二。

曹彥約：唔。（想）秋水兄慮得也是。只是於今大敵當前，用人之際。也顧不得許多了。但等退了金兵，（深思後有所決）。來！

中軍：在。

曹彥約：快請三位賢士，前來相見。

中軍：有請三位賢士。

（許禹、趙觀、黨仲昇同上）

許、趙、黨：（同白）來也。

曹彥約：（起介）三位先生在那裏？

許趙黨：（同白）參見大人。

曹彥約：三位先生少禮請坐。

許、趙、黨：（同白）告坐，書帖相邀，不知爲了何事？

曹彥約：只因金兵大舉犯境，特請三位先生共謀退敵之策。

許趙黨：（同白）保衛家鄉乃人民責任。祇是我等頑劣，怎當大人重託？